

## 新民晚报

当年为了学习小提琴曲《沉思》,不惜借来乐谱抄。被几位琴友知道后讥笑至今。但在我看来,当年抄谱,真的大有乐趣。

当年年轻,又在外省小城,闲来无事便拉琴。拉琴的同时也听音乐。录音带不多,就那么几首,却久听不厌。听得喜欢了,便动了抄的念头。这就好像有人抄《红楼梦》一样。抄者的私心,无非是想实实在在地“独占”而已。

虽然我抄《沉思》是为了拉《沉思》,但我还抄贝多芬多芬孟德尔逊柴可夫斯基协奏曲。那不是我能拉的曲子。但这些作品听得滚瓜烂熟。所以边抄边哼,为抄而抄,真是开心极了。

我抄的只是独奏谱,非乐队总谱。但独奏谱在现在看来已经够奇葩的了。就这样,一边抄一边哼。看到谱子上的音符节奏与自己心中的音乐逐拍吻合,心里的欢欣鼓舞真是难以对人言说。

人都这样,越得不到的东西越想得到。明知得不到,变着法也要沾点光。

忽然有一天,我大感疑惑。原来在抄柴可夫斯基协奏曲第一章最后几小节时,我在谱上看到一个我从未听到过的停顿。

熟悉这首协奏曲的都知道,第一章到最后高潮,是急速的快板。独奏小提琴与乐队齐头并进,快速奔跑,就像马场上的赛马,谁也不肯落后。音乐在这时激越辉煌,一步步奔向顶峰,刀光剑影,火光四溅,音乐家在此刻最兴奋,听众也屏息敛气,等待最后的高潮。

当抄谱进行到这时,我忽然看到一个休止符。这让我大惑不解。我以为谱子出错。但休止符明明

在那上面,后面还重复出现了一次。那时听磁带,偶尔也听黑胶唱片,CD问世还早。外地小城没有现场音乐会。那年代即使上海北京也极少有音乐会,即便有也断不是老柴协奏曲。所以,不抄谱的话,我不可能会发现那上面有一个休止符。

但我明明听不到啊。以后回到上海,再以后在音乐会上听到老柴协奏曲时,已是十年后的事。但我一直记得那个休止符——我紧张地等着那个时刻的到来。当独奏和乐队从远处铺天盖地杀过来时,到了我紧盯着的那个小节时,只见独奏家的手臂抖了一抖,然后继续和着乐队急速前行。

这就是那个休止符。几乎看不出,因为他是那么急速地一抖,像抽筋一般。更听不出,因为乐队这时是全体强奏。独奏家的琴声完全被乐队声音淹没。我只看到小提琴家独自奋力,拼命搏斗。其他听众不知有人会注意他的微微一抖?即使看见,一定也听不见那个十六分音符的休止吧?但我看见了。凭着我十多年不忘的死脑筋,我听到了那个休止符。

话说回来,这是所有小提琴协奏曲中最著名的一个结束。它结束得太辉煌了,以致十有八九听众会在最后结束时鼓起掌来。虽然大家都明白乐章之间不要鼓掌的音乐厅规矩。最有趣的是2004年我第一次到伦敦听当红小提琴家约舒亚·贝尔独奏这首协奏曲,当他终于在急速的快板巅峰中和乐队一起戛然而止的时候,全场安静得就像没一个人似的——没有一声鼓掌,

没有一声咳嗽,没有一点身体扭动产生的椅子摩擦声——满场观众就好像集体昏睡一样。但这种满场静谧又隐含一种期待,一种大家都渴望的期待。

掌声,憋不住地想鼓掌。但我不能,场内太安静了。我想,周围都是伦敦人,我不能给中国人丢脸。我们在国内就一直被告知乐章之间不能鼓掌。现在只是第一章结束,后面还有两个乐章。现在绝不是鼓掌的时候。但不鼓掌,用什么来弥补?

就这样大概屏息憋气了十来秒钟后,楼前排终于出现了一声怯怯的拍手声。那人好像很害怕,声音听得出紧张,拘谨,充满担心,又心有不甘。然而就是这怯生生的一声,顿时引爆出全场异常激动的掌声。大家拼命地鼓掌,像决了堤的洪水,久久地,久久地,人们再也不顾了,“谁说乐章间不能鼓掌?我们实在是想发泄一下呢,约舒亚太棒啦!”

## 从抄谱看谱到音乐会

沈次农

面有一个休止符。

但我明明听不到啊。以后回到上海,再以后在音乐会上听到老柴协奏曲时,已是十年后的事。但我一直记得那个休止符——我紧张地等着那个时刻的到来。当独奏和乐队从远处铺天盖地杀过来时,到了我紧盯着的那个小节时,只见独奏家的手臂抖了一抖,然后继续和着乐队急速前行。

这就是那个休止符。几乎看不出,因为他是那么急速地一抖,像抽筋一般。更听不出,因为乐队这时是全体强奏。独奏家的琴声完全被乐队声音淹没。我只看到小提琴家独自奋力,拼命搏斗。其他听众不知有人会注意他的微微一抖?即使看见,一定也听不见那个十六分音符的休止吧?但我看见了。凭着我十多年不忘的死脑筋,我听到了那个休止符。

话说回来,这是所有小提琴协奏曲中最著名的一个结束。它结束得太辉煌了,以致十有八九听众会在最后结束时鼓起掌来。虽然大家都明白乐章之间不要鼓掌的音乐厅规矩。最有趣的是2004年我第一次到伦敦听当红小提琴家约舒亚·贝尔独奏这首协奏曲,当他终于在急速的快板巅峰中和乐队一起戛然而止的时候,全场安静得就像没一个人似的——没有一声鼓掌,

没有一声咳嗽,没有一点身体扭动产生的椅子摩擦声——满场观众就好像集体昏睡一样。但这种满场静谧又隐含一种期待,一种大家都渴望的期待。

掌声,憋不住地想鼓掌。但我不能,场内太安静了。我想,周围都是伦敦人,我不能给中国人丢脸。我们在国内就一直被告知乐章之间不能鼓掌。现在只是第一章结束,后面还有两个乐章。现在绝不是鼓掌的时候。但不鼓掌,用什么来弥补?

就这样大概屏息憋气了十来秒钟后,楼前排终于出现了一声怯怯的拍手声。那人好像很害怕,声音听得出紧张,拘谨,充满担心,又心有不甘。然而就是这怯生生的一声,顿时引爆出全场异常激动的掌声。大家拼命地鼓掌,像决了堤的洪水,久久地,久久地,人们再也不顾了,“谁说乐章间不能鼓掌?我们实在是想发泄一下呢,约舒亚太棒啦!”

## “阿Q”的读法

张大文

“贵”还是其他同音字,不得而知,所以写成当时的注音符号Quei,并简写成声母“Q”。(下文姑且以“贵”为代表)不过,当时的拼音同现在的拼音不同,现在我们要写成“Gui”。二者字母不同却发音相同,即当时的声母要读作现在的声母“G”,可见他跟英文字母“Q”完全是两回事了。因此,“阿Q”的正确读法应该是“阿贵”。有人说,读成英文字母似乎也无妨。但是,你叫未庄的农民怎样卷起舌头来发音,中英合璧地尊称辛亥革命时期身价骤升的他为“老Q”“Q哥”呢?——他们只会用绍兴土话叫“老贵”和“贵哥”啊。至于“Q”,无论英文还是拼音都可漫画出他的后脑勺拖着一条长辫子的样子,这倒是真的,但毕竟又是两回事了,我们还是不能据此把它读成英文字母“Q”的。



说起西西里,可能最先想到的是两部经典电影:《教父》和《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在《教父》第一集中,迈克·柯里昂在西西里的山谷中扛着猎枪行走的场景,成了电影史上最经典的画面之一。《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的玛莲娜在万众瞩目下穿过主教广场风情万种的姿态,让阿基米德的故乡 Siracusa 成了中国游客打卡的网红城市。

西西里岛是黑手党的发源地,但其治安问题跟意大利其他城市没区别。旅游业是西西里乃至整个意大利的主要经济来源,黑手党并不会对游客下手。我们这次上岛去了四个城市,包括 Palermo、Catania、Siracusa、Taormina,每个城市都欣欣向荣,歌舞升平。

来西西里之前,曾经问过意大利朋友是否知道这部让西西里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或许是墙里开花墙外香,朋友竟然只知道这个演员,并不知道这部电影。我们用谷歌导航兜兜转转,直到一个热心的当地人看我们来回回了几次问我们是不是在找玛莲娜的教堂,然后指手画脚地告诉我们玛莲娜就是从她身后的教堂走出,向前走100米左右的样子。原来实际的广场很小,其实早就走到了,但是以为走错了,又重新去规划路线。

西西里的大街小巷几乎都有一个特色集市,打卡了女神走过的路

##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方海伦

便去集市。每个集市都大同小异,只是西西里的纪念品不同于本土的纪念品,有明显的各个国家元素。集市上的香料铺更是有身在土耳其的错觉。靠海吃海,海鲜是必不可缺的,集市上随处可见卖生蚝的铺子,三五成群的食客撬开生蚝,挤上柠檬汁大快朵颐。不过,我只敢吃高温油炸过的小海鲜,这也是一道经典的沿海菜肴,将新鲜的虾、鱿鱼和小鱼裹上面粉后油炸,搭配柠檬汁食用,既保留了海鲜的鲜美,又增添了酥脆的口感。

西西里最具代表性的小吃之一是油炸饭团(Arancini),这种用米饭包裹着肉酱、豌豆和奶酪的球形美食,经过油炸后外酥里嫩,吃起来有点像上海的早点粢饭糕。另外一个开心果碎的奶油卷(Cannoli)则是甜点的代表。脆皮外表包裹着香甜的奶油馅料,再撒上细腻的开开心果碎,经常可以看到擦肩而过的路人一手咖啡,一手奶油卷的标配。

无论是自然景观比如埃特纳火山(Mount Etna),还是人文景观比如古希腊剧场,还是各种特色美食,西西里的旅游资源绝对不逊于本土,只可惜城市管理实在不敢恭维,岛上的一个主要城市卡塔尼亚机场,出租车司机不按计价器收费,而

是随口喊价。一个朋友晚上的航班到达之后,司机要了她三倍的价钱,她也不得不给。每个城市都很脏乱,街道的拐角处总弥漫着尿骚味。接近城区的高速公路沿途全都是垃圾,绵延几公里……

每天有大批客流量的长途汽车总站破旧而简陋,没有洗手间,连个避雨的地方都没有,与总站相邻的麦当劳生意兴隆,很多乘客消费是为了用里面的洗手间。然而西西里的公交系统却像火车班车一样准时,而且车站的电子显示屏上有一班车型的到达时间,快抵达的时候,显示屏开始倒计时,我一个星期每天从酒店门口搭车去市中心,误差时间不超过两分钟,令人啧啧称奇。

西西里人热情好奇,我每次走在路上左顾右盼时总有人上前来问我是否需要帮助,然后再问我为什么一个人在城里闲逛,盯着教堂的门把手看个没完。有一次在公交车上碰到一个极度好奇的大妈,言语不通,让身边一个会说英文的年轻人详细询问了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什么职业,家里几口人,除了年龄和收入,其他都没落下。就像纽约有摩天大楼,也有后街陋巷,西西里也有高大上的奢侈品店,和满满义乌风的小摊小贩,我还是很喜欢西西里的市井烟火气。



那天,从呼和浩特至西安很是顺利。出了机场,坐上出租车,已经近22点。司机问:“一条绕城高速,一条西三环,都可以走,你走哪条路?”我说:“我也不急,能节省就节省,走钱少的路吧!”司机说:“那就走西三环吧!”

不料片刻,司机又说:“能不能走绕城高速?此路不堵。车打表,显示多少钱,你就付多少钱。过路费是16元,这笔钱我来付。你看行不行?”我没有多想,也不必多虑吧!惬意返家,纠缠何益!说:“行!”

司机是当地人,长得敦敦厚厚,说话也很真诚且亲切。不过我蓦地觉察,走绕城高速似乎是他固有的打算,甚至不惜自己掏16元,也要走这条路。我问:“看起来,你喜欢走绕城高速啊!”他说:“我今天送客到机场,回的时候,车夹在中间,根本动

不了,直到这阵。我应该下午5点交班,结果迟成这样。我怕夜班司机不高兴,我也不愿意让人不高兴。虽然已经迟了几个小时,我还是要急着赶回

也就65平方米。长乐坡村的经济情况大体如此,当然,能力大者,也有从事经营的。

我问:“夜班司机是同乡吗?”他说:“商州的,在西安打工。”绕城高速确实快,须臾之间,便到校门门口了。计价器显示138.1元,加过路费16元,共计154.1元,我一并付了。唐师傅见状,嘟囔着说:“你看你,过路费归我付嘛!”

初上路,唐师傅嘟囔自己倒霉之际,我便决定自己付过路费。毕竟我提前返家了,这也是一种价值的实现。以司机选了绕城高速,就让他付过路费,不厚道,甚至是变相的敲诈,虽然只有16元,且是他愿意的。他的劳动价值是以小时计的,堵车,几小时不能跑,不仅使他沮丧,也显出一种命运的无可奈何。帮助他调整心情,轻而易举,为什么不呢?

善是什么?古人曾经反复研究善,足见善是一个问题,善颇为重要,但今人对善似乎渐渐迟钝了,甚至不知不觉地在忽略它。苏格拉底与自己的学生讨论善,他说:“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他又说:“我揣测,没有一个人在知道善之前能够足够地知道正义和美。”苏格拉底是爱智者,他跟学生讨论来,讨论去,最终还是未能给善下一个定义,因为准确地表达善,实在是难。他善用比喻表达,苏格拉底认为,人有视力,世有万物,不过只有在太阳的照耀下,眼睛才能看见万物。善是什么?善仿佛是太阳,是光明。

我同意走远一些的路,自己付过路费,完全微不足道,不过这到底是一点小善。惭愧贱为布衣,贫为匹夫,也只有小善。然而小善令人快乐,常行小善,必常有快乐。

我在河北衡水辖区一个偏僻的村庄留驾井长大,关于村的名字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东汉光武帝刘秀还未建立东汉王朝之时,曾和王郎在邯郸为争夺河北打过一次仗。刘秀战败至我们村庄一带,井水突然冒出涌泉,人马喝了得甘泉,得以脱险。刘秀做了皇帝后,下诏封此井为圣水,当地民众就把村庄改叫留驾井。但当年被刘秀诏封的那口井,早已难觅踪影。我幼年懵懂时期就记得村子很大,人口很多,在村子四个角各有一眼水井。但我父母一直不让我去到井边,怕我失足落下。

我六岁那年,村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秋天的玉米大丰收,母亲担心我在家捣乱,便带上我一起去玉米地收割玉米,当时还没有机械化,都是人工用镰刀一棵棵砍倒,掰下的玉米穗胖得像一个个小棒槌,吐着红红的胡须,把集中在一起的玉米一层层剥去玉米穗上的皮,最后把金灿灿的玉米穗装满牛车运回家。玉米穗上的皮在我们那儿有一个很形象的称呼叫“棒袍”,玉米穗称呼叫“棒子”。

这一年也是我第一次来田地,看什么都新鲜,跑着、跳着、闹着,根本没心帮母

亲剥“棒袍”,玩累了还吵着要水喝,母亲见跑得满头大汗的我又心疼又生气,于是牵着我的小手便向田地的尽头走去。走到那儿时一下让我惊呆了,哇!好大的一口水井啊,井口直径近十米,深十多米,井壁用大青砖砌成,站在井边望过去看到清澈的井水更渴了,水近在咫尺,可我等

等到母亲再从井底返回时,只见她一只手扶着井壁,一只手托着棒袍瓢,努力保持着水平姿态,缓慢地向上移动,走到了井口,母亲已是满头的大汗,母亲顾不得擦汗,把棒袍瓢送到了我的嘴边,说:“喝吧,喝完娘再去取。”我双眼顿时湿润了,说不出话,这哪是水啊,这是乳汁!我怕母亲看出来,扶着娘手里的棒袍瓢一饮而尽,喝水时,故意把胳膊抬高,顺势用衣袖蹭去眼边的泪水,然后高兴地跟娘说:“这水真甜,不渴了,水喝够了,别再去取了!”母亲露出笑容,她才用衣袖去擦满脸的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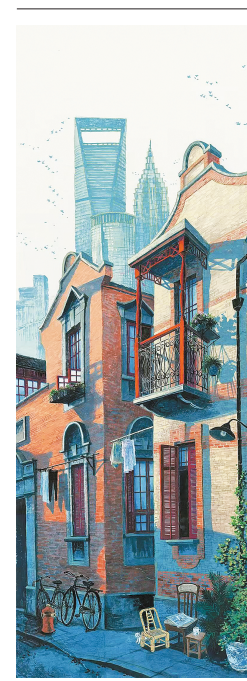
那口大井,是当年生产队用柴油机器来泵水浇地的,井壁边的螺旋式台阶,是供安装水泵和检修的汉子上下使用的,后来因为有了更合理的浇灌方式,就给填埋了,填埋那天我已经小学毕业了,跟村里好多孩子围过去看热闹,指挥填井的大叔大声吆喝,让围观的人们退后,开填前他要先顺着那螺旋式台阶往下再检查一番,记得他大声说:“这台阶是男人专用的,没有哪个女人敢在上头走!”

人们都崇敬地望着他。我心里却在喊:我妈为我走过!眼前仿佛又出现了棒袍瓢,瓢里是我一生享用不尽的母爱。

##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弄堂即景(海派重彩画) 李守白

## 养育